

團  
的  
兒  
子

團  
的  
兒  
子

靜悄悄地一無聲息，這是秋夜的沈默。陰溼籠罩了森林，濃厚的霧氣正從那些黑魃魃的沼澤地帶升騰起來。滿月的晶瑩的光線也不大能够透過這一層霧氣。冷光斜穿林木而下。在這冷光中，一小團一小團的煙靄怯生生地在鼻繞迴旋，像是跳著甚麼天魔之舞。

夜的森林充滿了這樣的可愛，常常直叩著每一個俄羅斯人的心弦，使他想起了古老的傳說和故事裏的一些場面——灰狼默著沙皇的兒子伊凡，伊凡頭上至戴著小小的便帽，而火鳥的羽毛則用頭巾包著藏在他的大褂裏邊，還有，山妖的巨大而毛茸茸的手，小雞兒腿上的茅屋……諸如此類，無窮無盡的。

但是，在這陰沈寂靜的時間偵察了敵情而回來的三個兵的心上，這普萊司夷森林的美麗卻是遲遲地不能馬上感受。

他們在德寇後方進行偵察已有二十四小時之久。他們的任務是：找出敵人的防禦工事的位置，記在地圖上。

這是一件困難的工作，而且是很危險的。自始至終，他們祇能爬行。有一次，他們平伏在冷而惡臭的爛泥塘裏，足足有三小時之久，蓋著防水的大氈，一動也不動，枯黃的樹葉飄落到他們身上。

樹葉的偶爾的蘇蘇聲好像使得整個森林都起了回音，而一根枯枝在腳下折斷的響聲尖利刺耳，就像是手槍的射擊。

月光也增加了他們的困難。他們祇能慢慢地走，一個跟一個，各人相距十五碼，企圖躲避那明朗的月光。每五步他們就得停止下來，側著耳朵聽。

領隊的在前引路，用手勢來發命令。如果他舉手過額，其他的兩位就得立刻停止，凍在那裏不動；如果他攤手向旁然後放下，那麼他們就該迅速地緊貼在地上；如果他招手，他們就前進；如果他的手向後搖擺，他們就該後退。

雖然祇剩得一英里多點就到了戰線了，這三個偵察兵還是始終如一地小心而警戒。事實上他們現在更加小心翼翼，停止的次數也更加多而短促了。

他們正到了一路來的最危險的地帶。

昨晚他們出發的時候，這一帶還是敵人的後方。但現在，情況變了：經過小小的戰鬪以後，敵人已在白天退走了。現在，這一座森林看來祇是一座空林了。可是單看外表就會上當。很可能，德寇留些自動步槍的射手藏在那裏，而這三個偵察兵隨時會中伏被圍。當然，他們是不怕的，雖則他們一共祇有三個。他們都是謹慎而有經驗的人，每人有一支自動步槍和四顆手榴彈，一有動靜就能應戰的。但問題的要點是：他們必須不計代價避免戰鬪；他們的任務乃是神不知鬼不覺回到自己的陣地，而將那

幅記滿了敵人礮位的珍貴的地圖交給他們的排長。這對於明天的戰鬪的進展是有大大的決定性的。

一切是意外地沈靜。這是戰爭中的稀有的停頓，要不是遠遠地傳來了零落的礮聲和側面某處的忽斷忽續的機關槍聲，你真會以為並不在打仗呢。

三個偵察兵慢慢地小心地在移動。突然，領隊的一位站住了，舉起了手。其他的兩位立即停住，一動不動，眼睜睜看著他們的領隊。領隊的站在那裏好些時光，他那防水大氅上的兜兒從他頭上滑下來了，他的頭輕輕轉動著，打算辨明白他所聽到的一些可疑的響聲。他年紀還青，祇有二十二歲，可是在礮隊裏他已經算得上是一個老手。他現在的官階是中士。可是因為他在部隊裏很出名，弟兄們對他全是很尊敬的。

引起了中士葉古洛夫注意的那響聲，是很古怪的聲音。儘管他是那麼經驗豐富，他竟辨不明白這是什麼聲音。

「這到底是什麼呢？」葉古洛夫思索著，豎起了耳朵，飛快地追憶著他在夜間偵察時所曾聽到過的一切可疑的聲音。「低聲細語麼？不是。小心的挖掘麼？不是。銼磨的響聲麼？不是。」

這微弱的古怪的聲音，這在他所聽到過的一切聲音中找不出相同的聲音，是從右首的什麼地方來的。很近，在一叢杜松的後邊。而且好像是從地下什麼地方來的。

又靜聽了一會，葉古洛夫招了招手，身子卻沒轉動；那兩個偵察兵就像影子一般慢慢地悄悄地走到他跟前來了。他指著那聲音來的方向，打手勢，要他們聽。

三個豎起耳朵站在那裏好一會兒，他們的手指按在自動步槍的扳機上。那聲音仍在響，仍是那樣微弱幾乎聽不到。於是忽然一頓，那聲音變了；這同好像是從地下來的唱歌的聲音了。三個交互地使著眼色。可就在這一剎那間，那聲音又回復到先前那個樣子了。

葉古洛夫堅決地作手勢命令他的夥伴們臥倒，而他自己則平伏在已經蓋滿了嚴霜的滿地的樹葉上。他將他的短劍咬在齒間，撐著兩肘，悄悄地往前爬。一會兒以後，他過了那叢黑隱隱的杜松，看不見了，又一會兒——這在靜靜等候的兩個就好比有一小時之久呵，聽得了輕輕的口哨聲了。這就是葉古洛夫在喚他們兩個。他們也爬了去，立刻看見他們的中士跪在一個小小的隱藏在草莽中的地洞邊上，向洞裏瞧著。他們聽得分明，從這地洞出來了又像呻吟又像喃喃細語又像抽咽的聲音。不用再問就已了然，那兩個偵察兵就圍住了那洞口，張開他們的防水大氈的下幅遮在上面，像一個帳篷似的擋住了任何可能外露的亮光。葉古洛夫下了洞，手拿著電筒。

看見的景象是簡單的，然而也是够慘的。一個孩子躺在洞底。

這孩子兩手握拳，攔在胸口，他的腳，跟番薯一般黑，並排直伸，他仰面躺在很臭的綠油油的水潭裏，昏迷而呻吟。他頭上沒有帽子，好久不會碰過剪刀的頭髮亂蓬蓬地披到腦後。他的咽喉嚨在抖顫。



那兩個偵察兵就圍住了那洞口，張開他們的防水大氈的下  
幅遮在上面，像一個帳篷似的擋住了任何可能外露的亮光。

葉古洛夫下了洞，手拿著電筒。

張開的嘴巴，喘息粗重，嘴唇因高熱而焦黑，吐出斷續破碎的字句和痛苦的呻吟。他的眼窩陷落，眼眶周圍是灰白色的病態的一層圈子。這差不多像提去了奶皮的牛奶一樣有點發青。厚而短的睫毛合在一處。他臉上有傷疤，有一道一道的抓破的裂紋。鼻梁上有凝凍的血塊。

這孩子正昏迷在慘痛的夢境。惡夢的反應，扭歪著他那受苦的臉。他的表情時時變動。一會兒恐怖，一會兒絕望，一會兒又是深刻的悲哀，脣角抽搐，眉頭緊皺，而閉著的眼睛也就淌下眼淚來了；於是突然怒咬著牙齒，滿臉冷冷地，緊握著拳，指甲陷入了手掌，而從他那逼緊的喉頭來了粗獷滯鈍的呼聲。

忽然這孩子的夢幻似乎又變了；一抹逗人憐愛的笑影，嬰孩的微笑，在他臉上展開來了，而用了微弱的，差不多聽不到的聲音，他在唱一支辨不出是甚麼的歌曲。

這孩子睡的那樣熟，他的心靈沈在慘痛的噩夢中有那樣深遠，竟至於無所感覺，——偵察兵們朝他緊緊地瞅著他不覺得，電筒的強光直射在他臉上他也不覺得。

但是，好像有個什麼內在的警報響了而且促醒了他了，這孩子突然睜開眼，渾身一震，坐了起來，兩眼發光睜得圓圓的。而且就在這一剎那間不知從那裏他抓起了一枚長而鋒利的釘子來。葉古洛夫一手敏捷地攫住了那孩子的發燙的手指，另一手掩住了他的嘴巴，在他耳邊低聲說：

「不要作聲！我們是自家。」



這當兒，他這纔看到了葉古洛夫他們戴的鋼盔是俄國式的，而他們的自動步槍，他們的防水大氈，——全是俄國式的，而低頭看著他的三個面孔也是俄羅斯的，是親密而熟悉的。

淡淡的一絲快樂的笑容浮過了他那疲憊已極的小臉。他想說話，但祇吐出了一個字：

「自家人……」他就失了知覺。

礮隊司令官葉拉吉耶夫上尉坐在小小的木板的平臺上，這平臺搭在一株松樹的頂頭，介於樹幹和粗壯的樹枝的中間。這平臺，三面敞開，祇有那第四面——就是朝西的一面，爲了攔避子彈，用粗大的木材堆疊起來，成爲一堵矮牆，這矮牆的頂上，裝著一副瞄準觀測儀，而在這儀器上端的兩支觸角似的管子上，又偽裝著樹葉，看來很像一對樹極枝。

要到這平臺，必須爬兩道梯子。第一道是斜度適當的，但這祇完成了全程的一半，再上去就必須換爬那第二道梯子，這幾乎是垂直地掛在那裏的。

在上尉葉拉吉耶夫之外，這平臺上還有兩個電話員，一個是步兵部隊派來的，另一個是礮隊的，他們的用皮包裝著的電話機都掛在多鱗的樹枝上。平臺上的第四個人就是戰線的這一部分的負責者步兵營營長阿洪巴也夫上尉。

因爲平臺上至多祇能同時容納四個人，尚有兩個礮隊的人員祇好站在梯子上，——中尉排長西達克在前，而在他之下，鋼盔幾乎碰著他的靴子的，就是我們早已見過的中士葉古洛夫。

葉拉吉耶夫上尉和阿洪巴也夫上尉正忙著一件極緊急極重要而又極繁瑣的工作——把礮隊偵察員所得的情報記錄在他們的地圖上。地圖是畫滿了彩色鉛筆的各種線條和記號的，並排著

攤開在木板上，兩位上尉偪身在這上面，手裏拿著鉛筆、橡皮和尺。

上尉阿洪巴也夫的鋼盔推在後腦勺上，綁起了粗闊的棕色的眉毛，專心致意在工作；牠用那透明質的尺，匆匆忙忙地在地圖上量著。他用紅鉛筆記下一些符號，用橡皮擦掉一些什麼，同時擡眼向葉拉吉耶夫瞥了一眼，似乎說：「喂，慢吞吞地你幹麼啦！喂，完了這一件，再來第二件罷，上前呀！」這是向來如此的，他老覺得不耐，老是難以克制他的暴躁。在作戰前的最後的數小時——或許祇是幾分鐘，他總覺得什麼都做得太慢。他是熱火熱辣的。

上尉葉拉吉耶夫和上尉阿洪巴也夫是老戰友。說來很湊巧，過去兩年中，他倆是幾乎是每戰必在一夥，因此，師部也早已認為理所當然，不論何處凡是阿洪巴也夫的步兵營在作戰，一定有葉拉吉耶夫的礮隊在配合行動。

阿洪巴也夫是烈性的，躁急的，勇敢而幾乎近於魯莽，可是葉拉吉耶夫呢，雖則他的剛勇並不比他的老友差些，卻是頭腦冷靜，沈著而審慎，具備著礮隊軍官所應有的素質。現在，阿洪巴也夫一面在把葉拉吉耶夫的偵察員們所得的情報記錄在地圖上，一面著急的要把這件工作做完，把那些在樹底下等候著的通訊員們送走，這些通訊員是各團派來專候領取這一區域的敵情報告的。

進攻的命令還沒下來，但已經接到的許多命令都顯示出，進攻是馬上就會開始的。阿洪巴也夫希望在進攻開始之前回到他的營部，以便親自檢查一切的準備工作。

沒有經驗的脚色也許以爲一場大戰已經在進行，而他自己正在陣雲深處。但事實上除了通常的交換的礮火——而這也不是怎樣劇烈的，簡直別無動作。德寇的或者蘇維埃的礮隊，一處或者兩處，有時射一兩發，測驗一個新目標的射程。敵人方面的瞭望者也許立刻就圈下了這目標的區域了，而在後方的一個特別的反礮隊的排，也許就要開始找出這目標。於是那先出手的礮隊就要轉而對付這一個「排」。這樣，立刻就會有一場認真的礮戰在這一角爆發。四面八方，所有的礮都射擊起來了——小口徑的，大口徑的，中型的，而最後，重礮和超級重礮也都吼了；有時連那巨型的遠程大礮也在遼遠的後方開口了，但因其太遠，它的聲音不大聽得到；於是突然之間猛不防會聽到礮彈飛過的刺耳的怒嘯，於是轟然一聲，無辜的泥土中了彈了，火光四射之時，硝煙與泥土的黑柱沖霄直上，挾著樹木與草莽，一會兒以後再慢慢地落下來。

有時候，從料不到的方向，一塊彈片來了，在地面上重重一擊，又反跳過來，旋舞著，銼磨著，像狼一般怒嗥，用著使人聽了牙齒發軟的金屬的恨恨聲再奔向前，帶走了松樹的小枝和松球兒。

但是，那在樹頂上對著地圖工作的人們，這一切好像完全沒有聽到看到。祇有偶然的一二次，當礮火在什麼地方特別猛烈起來了，那電話員這纔搖著電話機上的轉柄，平靜地說道：

「給我接上紫羅蘭……你是紫羅蘭麼？我是椅子。試一試線路呀。你那邊怎樣……一直是平靜的麼……對，這邊也是平靜無事。得了，得了。」

當那工作終於做完了時，阿洪巴也夫上尉立刻變得高高興興了。他把那地圖往圖囊內一擲，動作敏捷地結好了他的防水大氈，一躍而起，擺開他那一對短而強壯，微微彎曲的羅圈腿，向樹下的他那勤務員喊道：

「我的馬！」

他看著自己的錶。

「對一下，我的是九點十六分。你的呢？」

「九點十四分，」眼光瞥向他自己的錶，葉拉耶吉夫上尉回答。

阿洪巴也夫上尉發出了短促而勝利的喉間的一響。他的眼睛眯了一下，然後又熠熠地射著光。

「你慢了，葉拉吉耶夫上尉。」

「一點也不，我不慢，我的錶是準得很的，是你老是那麼急呀。」

「察以采夫，問問時間！」阿洪巴也夫熱火熱辣地喊著。

電話員叫了團部的電話。然後報告道，這是九點十四分。

「戰神（俄人稱礮隊為戰神——譯者註）撐了你的腰，」阿洪巴也夫讓步地說，把自己的錶

靠在葉拉吉耶夫的旁邊，撥動了分針。「這回照你辦了，再會。」

他的防水大氈霍霍地怪響著，他一衝就下了那兩道梯子，中間不停，忙的那兩位礮隊的人員趕

快側身讓牠；他把地圖拋給那等在下邊的副官，一躍身上了馬背，就拍馬走了，馬蹄把枯葉踢得四處飛揚。

阿洪巴也夫走後，葉拉吉耶夫上尉就鬆下了他那日記本上的橡皮帶，移轉他的注意到那一架觀測儀了。他這日記本內記錄著目標。他早已知道了這一切目標的距離，但是他還打算用幾發的礮彈來作一次校對。他要得到確定，是否當需要之時，他的礮隊的第一排礮就能中的，立刻完成任務，而不必再化可寶貴的時間去校準火力。當然啦，先來一次校對，也並不是難事，不過他有點耽心他這太前進了而已。接近步兵線的礮隊這樣就會太早地暴露了自己。全部的目的是在作戰的最後且最有決定性的關頭，出其不意地加敵人以打擊，而且要打在敵人完全意料不到的一點。這一點，照葉拉吉耶夫上尉的意見，就在這一區域的右翼，正當一道相當深的長滿了小橡樹的山溝和一條路的交叉點。

此時這一點並無可感興趣之處。這既非火點，亦不是防禦點。大多數的戰場上都有和這同樣的不被感興趣，一點特殊之處都看不出來的地點。戰爭的暴風從它們面前掃了過去，並沒停止。這個，葉拉吉耶夫上尉也是知道的，然而他有的是活潑而又實際的想像力。

第一百次他在想像中描出了即將到來的那一戰役的輪廓，及其可能發展的一切詳細節目，而此次也和從前各次一樣，他看到了同樣的場面：阿洪巴也夫營突破了德寇的防線，並以右翼警戒準

備迎擊任何可能的反攻；然後阿洪巴也夫急以中央主力向前猛撲，確保佔領那正對叉路口的高地，以便逐漸調上預備隊來，部署著又一次的（給沿路線的敵人）決定性的打擊。阿洪巴也夫上尉歇下來的地點，一定會恰恰是那山溝進口處的路叉。他不得不歇下來，作戰的邏輯有此要求；子彈得補充，傷員得撤回，各連兵力得加以部署調度，而最重要的是重新配置他的兵力以便再度進攻。

但這一切，都需要時間；所需不多，但總是時間。莫以為德寇不會利用這時間呵！當然德寇是要利用這時機的。他們會出動坦克。這是出動坦克來攻擊的最好的時機。他們會出其不意地把預先埋伏在那道山溝裏的坦克突然出動。葉拉吉耶夫上尉斷定那山溝裏藏有德寇的坦克，雖然他並沒有得到情報來證實它。他的想像力這樣告訴他，而這想像根據於經驗，根據於韜略的嫺熟，以及凡屬優良的機隊軍官所特有的卓越的「腦筋之數學的地運動」——這使他慣於能迅速地綜合情況而得出準確的結論。

「我還是大膽試一下如何？」葉拉吉耶夫上尉以口問心，同時在調整那觀測儀，使其對光。

朦朧灰色的視野一點一點黑白分明起來了。輪廓模糊的物件突然清楚地站出來了。整幅的山川原野的畫面，幻術似的移近了，像舞臺上的布景一般，分成了一層一層的近者低而遠者高的平面了。

在最近的平面上——這已在瞄準圈之外，包含著（上尉及其平臺所在的）那棵松樹的森林

的頂巔以及那瞭望臺，都像波浪似的異樣地湧起來了。而這棵松樹的一個枝條竟然變得出奇的粗大，帶著巨帶似的松針和一對大得可怕的松球，竟像要刺進眼裏來了。

這後面便是一長條的田野。而在這田野的較低的一邊，一線波紋似的蘇維埃的前進哨位，一個個的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些哨位全是精緻地偽裝了的，惟有經驗豐富的眼睛纔能够認出它們的存在。至於那些礮眼，交通壕和機關槍巢等等的地位，那麼與其說葉拉吉耶夫上尉能够看見，倒不如說他猜也猜得到的。

沿這田野的較高的一邊，同樣地可以看得那麼清楚，那麼具體，不過稍稍小一點的，是和我們的戰壕相平行的德寇的戰壕。

兩方防線之間的無人地帶，由於光學上的關係，在觀測儀中看來，幾乎像是不存在的。

更遠，葉拉吉耶夫上尉可以看到德寇後方的波浪似的地形。那邊的形勢，他大概還有個數。他敏捷地找出了那狹長一條的矮樹林，那睡著的小溪，那像彼此黏貼起來的一些高地，那些破坍的茅屋。最後，葉拉吉耶夫上尉又回到那一點上了，——就是那狹的山溝和道路的交叉點，這在他的日記本上是叫做「距離十七」的。

緊張而集中注意，他考察那塊空蕩蕩的地段，——毫無出奇之處的一塊地段，但在他的心眼中（就像這一天內他已經反覆做過的許多次一樣），他使得這塊地段充滿了阿洪巴也夫的人馬，而



且德寇坦克隊的小小的剪影也突然一架跟一架地從那神祕的山溝中爬了出來。

「也許是不試爲妙罷？」他想，打算把觀測儀的瞄準點和那塊地段對得更準些。這不是他的沒有決斷或遲疑不定。他從來不遲疑，現在也不。他是在權衡輕重，打算求得正確的決定。他要十分確切地知道何者是最妥善——寧冒過早地暴露了他的礮隊的危險而求得目標十七的更大的準確呢，還是不動聲色直到最後一瞬而寧可在戰爭的最緊要最有決定性的關頭損失幾分鐘的校準火力的時間？

可是，這當兒，人聲從下邊來了，梯子晃動著，馬刺叮叮響著，一位青年軍官——幾乎可說是一個孩童，黝黑臉，擦天鼻子，濃而黑的眉毛，呼呼喘息著，縱身上了來。這是一位聯絡官。儘管他竭力想保持威儀乃至肅穆的表情，可是他臉上依然綻開了孩子氣的忍俊不住的笑容。

他的兩腳的後跟一碰，飛快地舉手到帽沿，哧的放下，將一件公文呈上了葉拉吉耶夫上尉。

「團司令部來的命令……」他用了枯燥的公式的口吻開始說了，可又不能持久，終於改成爲：「要進攻了呵！」說時他的櫻色眼睛閃閃放光，掩不住那股喜悅。

「什麼時候？」葉拉吉耶夫問。

「九點四十五分。信號是兩支藍色的火箭和一支黃色的。公文上都寫得有。我可以告退了麼，閣

下？」